

民國佛教懸案－諾那活佛死亡之謎初探¹

黃英傑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提要

二十世紀初藏傳佛教在漢地的弘傳因緣，與諾那活佛有密切的關係。但關於這一位具時代性指標人物的生平資料，不論是從出生後被認證為轉世化身、呼圖克圖，中年在拉薩獄中神變逃亡到漢地，到晚年圓寂於康區甘孜等等，都有著濃厚的神秘色彩。過去筆者已完成「上師生命的聖與俗－諾那活佛轉世身份初探」，揭開他的活佛認證與呼圖克圖身份被附加上去的神聖面紗。本文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針對民國初年的佛教懸案－諾那活佛晚年圓寂於康區甘孜的眾說紛云說法，做抽絲剝繭的詳細探究，以還原宗教史實的真相，並藉以省思信仰與宗教師生命的神聖性，與佛教理性面向之間的特殊關係。本文研究結果指出，諾那是被康區藏族政敵所俘虜，為避免解送西藏途中逃跑、或受到國民政府報復，從而轉交長征經過當地之紅軍，以期借刀殺人。但當時紅軍急需少數民族協助，因此民族政策相對落實，未加壓迫或殺害諾那。但在質押過程中，諾那心臟病發，因缺乏適當醫療照顧而死亡。雖然不是傳說中被紅軍擊斃慘死、屍骨無存，但紅軍當時處境艱難，事後聲稱如何優禮諾那也是言過其實。

關鍵字：藏傳佛教、寧瑪派、達隆噶舉派、諾那活佛、諾那呼圖克圖

¹ 本文為筆者對民初漢藏佛教交流重要人物——諾那活佛生平研究的第二部份，在探討諾那出生後的活佛稱號與呼圖克圖職銜諸疑議後，繼續處理有關其死亡的議題。初稿於「第三屆兩岸四地佛教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18-20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主辦）發表，感謝與會的先輩學者專家，對本文所做的回應、批評與指導。

前言

做為二十世紀初藏傳佛教在漢地弘傳的時代性指標人物，諾那活佛(1865~ 1936)的一生從出生後被認證為轉世化身、呼圖克圖，中年在拉薩獄中神變逃亡到漢地，到晚年圓寂於康區甘孜等等，都充滿了神話色彩。這些傳說對諾那活佛與其傳承神聖性的建立，有一定的重要性與貢獻，但也不免有不符歷史事實的誤傳成份。

由於諾那生平的時間長、空間廣，事蹟廣泛，內容涉及佛教寺院、傳承、教法，漢藏、顯密佛教交流等宗教問題外，和清末民初的漢藏政治、軍事等，如康藏戰爭、北洋軍閥、中日戰爭、川康軍閥、國共內戰、紅軍長征等重要歷史事件都有相關。

特別是關於諾那圓寂一事，出現了病死但有瑞相，與被紅軍擊斃慘死、屍骨無存等差異極大的說法。這不僅涉及宗教上的神聖性問題，在史料上，也顯得眾說紛紜，如 1997 年出版的《西藏地方誌資料集成》只說：「1935 年紅軍過甘孜，劉湘舉薦他為西康宣慰使，因與西康軍閥劉文輝矛盾，被撤職押解出康，在甘孜病死，年 74 歲。」²但這段描述中有諸多模糊不清之處，如諾那之死與紅軍有何關係？諾那縱然與西康軍閥有過節，但他在世時西康宣慰使一職未曾被裁撤，又是誰要押解他出西康？他的死亡與押解有關嗎？

過去，筆者於〈從陳健民的師承法系管窺二十世紀的漢藏佛教交流〉³一文中，已澄清諾那活佛雖偏重修持與傳揚寧瑪派教法，但所屬寺院實為類烏齊達隆噶舉下寺(གཞི་ལང་བཀའ་བརྒྱུད་མ་ཐང་མ) 。因此所屬教派是噶舉派(བཀའ་བརྒྱུད་པམ)，而非大部份的人所說的寧瑪派(རྣམ་མཁའ་པམ)。此外，筆者亦以〈上師生命的聖與俗——諾那活佛轉世身份初探〉⁴一文，揭開諾那的活佛認證與呼圖克圖身份兩大神聖面紗，還原了宗教史實的真相。

² 陳家璣、平措次仁主編，《西藏地方誌資料集成》第二集（西南野人山歸流記、波密縣誌、冬九縣誌、碩督縣誌、科麥縣誌、察隅縣誌等）（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頁 76-77。

³ 2004 年 12 月 12 日，「陳健民上師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台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⁴ 該文初稿名為〈上師生命的聖與俗——民初諾那呼圖克圖生平研究〉於「第五屆台灣密宗國際學術研討會——顯密道生命倫理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10 日，台灣師範大學）發表。修改後，以〈上師生命的聖與俗——諾那活佛轉世身份初探〉為題，刊登於《輔仁宗教研究》，19 期（2009.10）：167-200。

本文即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針對民國初年的佛教懸案——諾那活佛晚年圓寂於康區甘孜的各種說法，做抽絲剝繭的詳細探究，以還原歷史事實，並藉以省思信仰與宗教師生命的神聖性，與佛教理性面向之間的特殊關係。

一、諾那活佛行狀中記載的諾那之死

1935年，諾那活佛受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冊封為「西康宣慰使」⁵，入川還康綏撫，此後沒有再回過漢地，於1936年死於康區。⁶此時正值紅軍長征，途經康區之際，因此許多人都對諾那死因有所質疑，認為是紅軍所為。⁷國民政府更利用諾那之死，宣傳紅軍消滅宗教、虐殺活佛等。⁸但當時因為康區動盪，無法深入查證，加上沒有明確證據，只能接受諾那西康宣慰使公署秘書長韓大載(1885~1975)⁹，指稱諾那是自然死亡的報告。

關於諾那活佛的死因，韓大載在〈諾那金剛上師行狀〉中說是心臟病發，死於1936年5月12日下午5點10分。諾那和宣慰使署文武隨員一行早在4月4日被下

⁵ 劉統著，《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4章：陷入困境〉說：「1935年6月9日，蔣介石在成都召見流亡的昌都諾那活佛，封他為西康宣慰使。」2008年6月10日流覽電子版 <http://book.263.com/20041011/00436636.html> 但更確實地說，西康宣慰使是在6月22日任命的，見馮有志，《西康拾遺》（甘孜：甘孜州政協文史編印室，1988），頁12。

⁶ 秦和平、趙心愚編，《康區藏族社會珍惜資料選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頁525-526。

⁷ 洪學智，〈接應中央紅軍〉，湯少雲、蔣鳳波編《親歷長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106-129。

⁸ 周錫銀，〈諾那的部份重要史料〉，政協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94。

⁹ 本名韓玉宸，號達齋，學佛後改名大載，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其後矢志反袁。1911年創辦《中華民國公報》，鞭笞時弊；又先後在上海、北京、廣州主編《中華新報》，組織「和平通訊社」，與袁世凱、張勳、曹錕等鬥爭十餘年。歷任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後因曹錕賄選告成，遂潛心佛學。在1934年3月初，與陳元白一起在南京皈依了諾那活佛。新中國建立後，任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省參事室參事。

瞻堆土司卻葛·巴登多吉繳械¹⁰，4月6日被送往瞻化城中由紅軍治罪，被拘禁在員兵民房中。4月15日，諾那就已對韓大載預言他的身體已出現死兆說：「我二十日後必死，指甲血不動故。」韓大載聽完還爲他檢查，果然如諾那所述，只好安慰他說：「老年人多如是」¹¹。指甲血不動是末梢血管循環不良的症狀之一，這樣看來，年事已高達72歲的諾那應該罹患有心血管疾病。

4月16日諾那與48位士兵等俘虜被押解到甘孜，經過6天於21日到達。由總政治委員陳昌浩(1906~1967)¹²下令交給王維舟(1887~1970)¹³負責的第五局看管。韓大載對王維舟夫婦印象不錯，說他們：「俱寬厚，異眾匪。待師，意善且周。」但諾那年紀大，禁不起長途跋涉，身體感到疲勞、疼痛。5月4日移送紅軍偵查部時，飲食、住宿、衛生等環境都很差，「七人蹴居一小室，就地坐臥。飲水、食生麵，門窗洞開，師僅得破絮一具，風雨無遮。……嘈雜終宵。室外便溺，空氣穢濁。」所以諾那自己也有「塵世不堪久留矣」的捨報想法。5月6日下午，諾那病情就發作了，「發熱身痛，徹夜呻吟。」¹⁴

¹⁰ 此處據諾那公署藏文秘書江安西等，〈諾那事變記略〉，政協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75-76。

¹¹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原載1936年10月20日《康藏前鋒》第4卷1、2期合刊（三周年紀念刊），（1936，9-10）。此處頁碼係依台灣《革心》雜誌，第六期，頁16-19。

¹² 1931年1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成立於湖北黃安，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成爲張國燾忠實部下。1935年，陳奉命率紅四方面軍進行長征，由於在西康屢遭挫敗，陳與張國燾產生矛盾，轉而主張北上。1936年7月，他與朱德、徐向前、劉伯承等人迫使張國燾同意北上。

¹³ 王維舟本名王天禎，四川省宣漢人，1935年3月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被派任爲先遣部隊指揮員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當時，四方面軍供給部長吳先恩同志負責籌集紅軍糧草。一天他與王維舟同志率警衛人員前往一藏族寺廟時，率警衛人員，按照民族習俗，向著寺廟磕行，由於尊重藏族宗教習俗，而感動藏民們得支持。1936年夏，諾那在西康被俘時，王維舟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第五局局長。詳見向守志、李中權、王定烈、王定國、王新蘭，〈畢生奮鬥清如水 耿耿忠心照月明——回憶王維舟同志〉《人民日報》，2008年8月11日19版。張漢城，〈西南民族學院院史〉（1951-1991）（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¹⁴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18-20。

韓大載看到諾那病情不輕，請求遷地被拒後，央求王維舟報告陳昌浩，才被允許將諾那與韓大載再交回到王維舟負責的第五局看管。5月9日上午，王維舟將諾那移轉到當地的陝西人士錢大的家中，因為得到比較好的住宿、飲食、醫藥條件，諾那的病情略為減輕。當天下午經中醫診斷，諾那得到傷寒，但方藥難全。10日上午，西醫診斷為流行性感冒，經注射後，睡了一晚。¹⁵

到了5月11日，諾那一早起來就告訴韓大載：「我明日必死。」隨後病情加重，全身疼痛到筋骨屈直，雖經西醫注射，仍無法減輕疼痛。韓大載當時也有頭痛、發熱的症狀，甚至因高燒而陷入昏迷。12日早上，諾那大聲的對韓大載說：「今日下午必死。」經多次催促，西醫終於在下午1點半前來，諾那因為劇痛，要求醫師幫他打嗎啡止痛，但醫生判斷諾那的心臟已嚴重發炎，不宜使用嗎啡。可是當地醫藥又十分缺乏，只好為諾那「左臂注嗎啡，右注樟腦」以保心臟。因為嗎啡奏效，所以諾那便睡去，但呼吸變得急促。到了下午4點，大概是嗎啡效力退去，諾那又被痛醒。忽然坐起來禪定。過了一會兒，屋主錢大進來看到，主張諾那病重，怕他再度感冒，要他躺下保溫。硬扶諾那成臥睡姿，轉身向西，以左手托腮，右手放右膝上的吉祥臥躺著。等韓大載睡醒，諾那已經氣絕無脈了。時間是下午5點10分。

16

這樣看來，諾那是因為感冒病毒感染引起高燒與心臟病致死的，因為當地醫藥條件不足，所以只能消極性的止痛。最後他預知時至，如果不是被凡夫俗子強迫躺下，倒也算是坐化而去的。

二、樂觀法師所述的諾那活佛之死

諾那活佛圓寂39年之後的1974年，重要佛教刊物《海潮音》主編釋樂觀(1902~1987)¹⁷，以〈醉心「雙身法」的韓菩薩〉一文，翻案性地驚爆諾那活佛之死

¹⁵ 同上著作，頁20。

¹⁶ 同上著作，頁20-21。李果、喜饒尼瑪，〈諾那呼圖克圖考〉一文中，訛說諾那是5月15日圓寂的，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卷第2期，（2008.4）：18。

¹⁷ 樂觀法師（1902-1987）湖北漢陽人，俗姓劉。法名有源印、悲觀等，以「樂觀」之名行世。1920年，依湖北沙市靈一法師剃髮，同年於章華寺受具足戒。曾遊學於漢口華嚴大學、

的內幕。¹⁸

釋樂觀在佛教界有一定的份量，釋聖嚴(1931~2009)在〈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中對他是這樣描述的：「樂觀老法師，他以六十七歲的高齡，專誠為海潮音的編輯而努力，使得吾人看來，尤其敬佩不已！」¹⁹

台灣佛教史學者闕正宗的〈戰後台灣佛教史料的查找與運用〉一文中，在戰後台灣佛教的史料運用的「其他重要資料」第 4 項，列舉了樂觀法師於 1977 年出版，主要回憶其出家、弘法歷程的專書《六十年行腳記》。闕正宗對此文獻的評語是「這些史料都十分珍貴，不僅是樂觀法師個人的生平行述，也是整個大時代的歷史見證。」

²⁰

但釋樂觀卻指出諾那活佛是：「……(民國)25 年 5 月 12 日，不幸在甘孜地方被共匪游擊隊擄去殺害。」他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叫做老賀的人。樂觀法師自述他是在 1944 年冬天²¹，在四川巴縣冷水場雲鳳山雲鳳寺閉關時，認識了這位康巴藏族老賀的。他們兩人熟識的因緣是：「覺通和尚為我修整關房，請人做了十多天泥木工程，關房修好，我才搬進去。在我未坐關之前那些日子，不時同一侍候韓菩薩的一個工人老賀閒聊，老賀他是西康人，三十多歲，黝黑皮膚，高大身材。」²²

武昌佛學院等處，並親近太虛大師。法師行跡甚廣遍及國內外。1952 年，在緬甸受該國佛教戒律，並駐錫于仰光，1963 年底到臺灣。1966 年 5 月起至 1976 年間，擔任《海潮音》月刊主編達 10 年之久。

¹⁸ 《海潮音》「密潮掌故」，卷 55（1974.11）：21-23，後收錄於海潮音月刊社主編，《海潮音叢刊》第一輯·第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6），頁 309-311。同一篇文章後來被釋樂觀略改題名為〈修「雙身法」作怪的韓大載〉，並修正錯誤之處，收錄在他的《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台北：常樂寺，1978），頁 497-506。故以下皆以此文本為準。

¹⁹ 釋聖嚴，〈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台北：大乘文化，1980），頁 154。

²⁰ 闕正宗，〈戰後台灣佛教史料的查找與運用〉，《佛教圖書館館訊》39 期（2004.9）。2007 年 3 月 21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39/39-main2.htm>

²¹ 釋樂觀，〈醉心「雙身法」的韓菩薩〉，《海潮音》卷 55，（1974.11）：21。與海潮音月刊社主編，《海潮音叢刊》第一輯·第十二冊，頁 309。都誤載為 1943 年。

²² 釋樂觀，〈修「雙身法」作怪的韓大載〉，《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台北：常樂寺，1978），

韓大載在〈諾那金剛上師行狀〉中，的確提到過一位勤務兵賀永福，他在諾那臨終自己坐起來，手結定印，深入三昧之際，因為茫然不知諾那將要捨世，仍想請病危的諾那躺臥下來，被諾那搖首示拒。²³而且 1937 年夏，韓大載在廬山小天池動工為諾那建塔修廟，完工後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韓大載前往後方重慶，留下了諾那僕人賀永福守塔。²⁴因此韓大載與樂觀法師所描述的應該就是同一個人，因為老賀曾說：「他原是侍候諾那活佛的，諾那在甘孜遇難後，他才跟隨韓菩薩，此中卻有一段不平凡的因緣。……由於老賀對韓菩薩有救命之恩，所以把老賀留在身邊作伴。」

25

這位諾那活佛的藏人侍者，透露給樂觀法師的諾那死訊，與諾那活佛的漢人秘書長韓大載所述，有天壤之別。老賀說：「到達西康之後，諾那活佛積極展開安撫工作，倒也十分順利，後來，漸漸遭遇到困難，想不到就在甘孜²⁶地方發生了禍事，記得就在那年五月十二日(恰巧是諾那生日)²⁷，那天深夜時分，我們的住所，突然被共產匪黨游擊隊包圍，隨著，聽到了槍聲，我們的衛士就與游擊隊展開了戰鬥，想不到十多個衛士在一陣密集槍聲中都被打死，接著，匪徒們蜂擁地撲了進來，我們的發報員，首先衝出去抵抗，被刺刀刺死，那時候，黑夜風高，各人都只顧逃命，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翻牆逃走。」

這段描述，只有發報員被紅軍以刺刀刺死這句，和韓大載所說：「譯電員李果能……，病不能堪，……被戳死，棄屍溝中，眾莫能救。」略同，但時間卻不一樣，

頁 500。

²³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21。

²⁴ 〈諾那祖師藏漢應化簡略傳記〉，2007 年 10 月 5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nuona.com/nuona/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30

²⁵ 釋樂觀，〈修「雙身法」作怪的韓大載〉，《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頁 500,502。

²⁶ 同上著作，誤將甘孜寫為甘「牧」，頁 501。

²⁷ 釋樂觀，〈醉心「雙身法」的韓菩薩〉《海潮音》，卷 55，(1974.11)：22。與海潮音月刊社主編，《海潮音叢刊》第一輯·第十二冊，頁 310。都誤載為 5 月 13 日。而且各版本的諾那傳記都說其生日是 5 月 15 日，並非釋樂觀所說的 12 日。

韓文中說是他早就死在 5 月 6 日。²⁸

而老賀對韓大載的救命之恩是，「我住在韓菩薩隔壁，跑到他的房裡去看，只見他駭的兩腿發軟，蹬在地下，他又是近視眼，看不見路，外面的槍聲、喊聲，和哭叫聲，亂成一片，我一時情急，把韓菩薩背起，打開窗門，跳了出去，摸著黑路，躲在樹林裏，這樣，我兩人才保得住性命，天亮後，不見動靜，回到家來一看，是一片慘景，遍地都是死屍，幾個職員和幾個工人，全被槍殺。」²⁹

此外，根據以上樂觀法師轉述諾那侍者老賀所說，諾那是在 5 月 12 日當天深夜才被紅軍包圍、擄走、當天就被殺害，而且被分屍、剝成數塊，落個死無全屍的下場。他說隔天回到現場：「唯獨不見諾那活佛，遍尋不得。過了好幾天，有人來報信，始知活佛被游擊隊擄去，殺死在山上。當我同韓菩薩奔去看時，看到活佛的屍首被野獸噬啖，弄得七零八落，只檢得幾根殘缺的骨頭回來，真慘！慘極了！後來，韓菩薩就將那幾根骨頭送到廬山建塔供養。」³⁰

樂觀法師還在文中形容老賀談及這個往事時，情緒仍很傷悲，「頓時有了悲戚之感，流下眼淚，很傷心的樣子。」³¹加上樂觀印象中的老賀是，「性情憨厚直爽，心裏有什麼，口裏全講出來，是個口直心快沒有城府的人。」³²這表示在感性與理性上，樂觀法師都接受其真實性。法師在文末更鄭重表示他對老賀所述深信不疑，他說：「我寫的這篇文章，上面所述的一點點，一件件，全都是事實，如有一字不真，我向虛空神明發誓，願受拔舌地獄罪報之苦。」³³

其實諾那圓寂，連他的對手劉文輝都稱是：「紅軍竄入，終為所擒殺。」³⁴樂觀

²⁸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18。

²⁹ 釋樂觀，〈修「雙身法」作怪的韓大載〉《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頁 501。

³⁰ 同上著作，頁 501-502。

³¹ 同上著作，頁 501。

³² 釋樂觀，〈修「雙身法」作怪的韓大載〉《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台北：常樂寺，1978），頁 500。

³³ 同上著作，頁 506。

³⁴ 劉文輝，〈新西康建設十講〉，趙心愚、秦和平、王川編《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下）（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533。

法師既然在 1944 年，就已經知道並且認為諾那活佛死於非命，為何要等到 31 年後，他都已經 73 歲時，才付諸文字公諸於世？筆者認為，其實樂觀法師這篇文章，不是以諾那活佛為批判對象，他的主要目標是漢傳顯教所不能接受與誤解的密宗「雙修法」，所指涉的對象則是諾那的弟子韓大載。

諾那活佛過世八九年後，他的藏族侍者賀永福「偶然」透露給樂觀法師的驚人內幕，因為老賀和樂觀於公於私都沒有利益糾葛的客觀條件，而呈現出一定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麼諾那死後五個多月的 1936 年 10 月 20 日，秘書長韓大載在《康藏前鋒》發表的〈諾那金剛上師行狀〉，就是他為掩飾自己棄諾那而逃的過失才寫下這篇文章。但當時他還在為國民政府做事，如果要推諉責任，為何不乾脆推給紅軍？難道是為了維護上師的神聖性嗎？

加上出家比丘是持守不妄語戒的，如果破戒自有其罪報，在此之上，樂觀法師竟更發了若所述不真要下地獄如此的重誓，來保證其真實性。就不能不讓筆者思考樂觀所描述的諾那死因，至少在他所獲得的資訊上為「真」。但即使如此，也不表示韓大載所述為「偽」，或諾那就真的是這樣慘死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從諸多歷史參與者的記錄中去抽絲剝繭。

三、紅軍相關史料記載的探索

諾那的死亡既然與紅軍有關，那麼查證當時的紅軍史料，應能了解究竟是諾那的漢人秘書所載對，還是康巴侍者較為正確。

首先，當時實際參與長征的紅四方面軍諸將領，如許世友(1905~1985)與徐向前(1901~1990)，兩人在回憶錄中都曾提及諾那。許世友在他的回憶錄《我在紅軍十年(1927~1937)》一書〈第三次過草地〉篇章中，曾提到在「1936 年 3 月，……四軍經爐霍向西南疾進，攻佔瞻化，俘敵國民黨西康宣慰使諾那喇嘛以下百餘人，繳槍百餘支和電臺一部。」³⁵

當時擔任四方面軍軍事負責人的徐向前，在《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第十三章〈長

³⁵ 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1927-1937)》(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2008 年 6 月 17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cdds.chengdu.gov.cn/eventtemplate/EventDetail.asp?EventClassID=021302&ID=1612>

征路上(下)》「在道孚、爐霍、甘孜」一節中，更具體地指出在 3 月 15 日：「總部機關抵道孚，繼後進駐爐霍。三十軍進而佔領西康東北部重鎮甘孜。四軍經爐霍向西南疾進，攻佔瞻化(現名新龍)，俘敵國民黨西康宣慰使諾那喇嘛以下百餘人。」³⁶

但這兩種描述不但在時間上有誤，諾那也不是直接由紅軍俘獲的。諾那公署藏文秘書江安西等人的〈諾那事變記略〉，記載諾那和宣慰使署文武隨員一行是在 4 月 4 日被下瞻堆土司卻葛·巴登多吉繳械，4 月 6 日被送往紅軍治罪的。³⁷

當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1887~1979)的貼身侍衛何福聖(1913~?)的回憶，雖然在認知也有微小的錯誤，例如他以爲來自類烏齊達隆噶舉的諾那是「道孚靈雀寺的堪布(主持人)」。但是和上面兩位將領的回憶已相對地比較詳盡與清楚，何福聖指出紅軍和諾那的第一次交戰是在「紅軍進駐道孚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6 年 2 月 29 日。當時「諾那活佛卻派出敢死隊，在該寺四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揮下，手持武器衝上後山，妄圖奪回碉堡。敢死隊行至山腰，即與紅軍相遇，一陣短暫的槍戰後，當場被紅軍擊斃 4 人，打傷十餘人，其餘的喇嘛見勢不妙，趕緊逃回了寺廟。第二天清晨，諾那活佛仍不甘心失敗，再次派敢死隊衝向後山強奪碉堡，結果又被打死十餘人。紅軍隨即包圍了靈雀寺，向被圍困的喇嘛喊話，反復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要他們交出武器，則既往不咎。」這場包圍一直進行到 3 月 22 日，紅軍最後發起強攻打下靈雀寺，但「諾那活佛與 500 餘名喇嘛鑽地道逃到後山密林，逕往德格投奔土司澤旺登登去了。」³⁸並非許世友與徐向前所說，在 3 月即俘獲諾那等人。

何福聖回憶諾那被紅四方面軍俘虜，是在 1936 年 4 月 2 日，四軍打下瞻化時。但諾那不肯合作，而且姿態很高，他說：「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諾那本人也以爲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後只求速死，決不與共產黨、與紅軍合作。」³⁹對此韓

³⁶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 355-361。

³⁷ 政協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75-76。

³⁸ 何福聖口述，羅學蓬整理，《紅黃黑白張國燾：貼身侍衛的回憶》（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1）。該書亦名《帶刀侍衛——張國燾原警衛排長何福聖自述》，2008 年 6 月 22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jjzy.cn/bbs/simple/index.php?t12237.html>

³⁹ 同上。

大載也記錄有諾那在瞻化城被拘押在紅軍軍部時，對紅軍領導人說：「我為發號施令之人，全(諾那宣慰使公)署員兵，奉令行事，蔣委員長待我厚，防禦共匪，係我天職。速殺我，寬免員兵。」的說法。⁴⁰

雖然諾那不買紅軍的帳，但何福聖指出當時紅軍正企圖在建立藏族的良好印象，因為「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幫助處於險惡環境中的紅軍求得生存。」所以張國燾明知「殺掉諾那活佛是輕而易舉的事，只需一顆子彈，但張國燾知道這一顆子彈打出去的效果。」仍然基於「對於諾那活佛這樣有影響的上層頭面人物來說，征服他們的精神遠比消滅他們的肉體更爲重。」所以沒有殺掉諾那，相反對他優禮有加。結果「諾那在張國燾這裏當了十來天的貴賓，最後還是被放掉了。」⁴¹ 這個說法，和鄧述祜(1920~1995)在〈藏傳佛教諾那漢地傳承記〉中所說：「但張國燾且決定將諾那、韓大載殺掉。這個決定遭到了朱德、陳昌浩的反對。」簡直是天壤之別。⁴²

何福聖回憶中，諾那在 5 月 1 日，又被紅四方面軍許世友的騎兵隊第二次俘虜。他說諾那活佛本來在衛兵的保護下僥倖逃脫，當他「企圖潛回德格，路經馬爾鐳時，與當地博巴政府⁴³的赤衛隊遭遇，遭到生擒。」⁴⁴但上面許世友的回憶卻只說在 1936 年 3 月俘虜了諾那。而且何福聖回憶諾那兩次被紅軍俘虜，與諾那方面韓大載和賀永福兩人，甚至和紅軍將領洪學智(1913~2006)等人的描述都不符合，也沒有說到第二次被俘之後的諾那下場。所以在諾那相關事件上，很難採信他的說法。

當時參與紅四方面軍人員的多種回憶錄中，只有洪學智和韓大載的說法有高度

⁴⁰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18。

⁴¹ 何福聖口述，羅學蓬整理，《紅黃黑白張國燾：貼身侍衛的回憶》。

⁴² 鄧述祜，〈藏傳佛教諾那漢地傳承記〉，2008 年 5 月 12 日流覽電子版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4gRAHh7HKr0J:wisdombox.org/Nuna_Histo_t.pdf+%E8%AB%BE%E9%82%A3%E5%91%BC%E5%9C%96%E5%85%8B%E5%9C%96&hl=zh-TW&ct=clnk&cd=38&gl=tw

⁴³ 紅軍進入爐霍後，經廣泛宣傳動員，於 1936 年 4 月 15 日召開了全縣各民族各界代表大會，成立了爐霍縣博(蕃)巴政府。

⁴⁴ 何福聖口述，羅學蓬整理，《紅黃黑白張國燾：貼身侍衛的回憶》。

的一致性。洪學智在《親歷長征》一書中〈接應中央紅軍〉的「與土司結盟」一節，提到 1936 年 4 月，紅四方面軍相繼攻佔爐霍、瞻化、甘孜。佔領瞻化城時，與 2000 餘人的土司武裝發生激戰，俘虜土司武裝幾百人。到了第 3 天，當地頭人巴頓多吉想通過談判與紅軍停戰言和，並把喇嘛首領諾那交給紅軍。洪學智後來了解「原來諾那帶著一連多人，還有一些武器和財產，途經瞻化時，被巴頓多吉給搶了，諾那也被扣了起來。事後，巴頓多吉覺得不好辦，如果殺了諾那不好向國民黨交待；放了諾那吧，搶的東西得歸還，到手的槍也就沒有了；不殺不放，如何處置？巴頓多吉想把這件事推給紅軍。」⁴⁵

由於洪學智當時主要負責四方面軍的後方收容和籌措糧草等工作。因此他答應幫巴頓多吉接下諾那這個燙手山芋，以交換巴頓多吉協助解決了紅軍的糧草供應問題。對於這些事，張漢城的《西南民族學院院史》中便提及，由於洪學智「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頭人積極開展統戰工作，獲得了少數民族兄弟的支援，解決了紅軍的糧草供應，擴大了紅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⁴⁶

紅軍既然願意接下諾那，過沒幾天，巴頓多吉就把諾那送來了。洪學智畢竟對藏傳佛教不是很有概念，而將諾那誤做是「黃教的大喇嘛之一。」但他算是很細心的人，考慮馬是諾那心愛的坐騎，諾那年紀大沒有馬不行，又派人同巴頓多吉交涉，把他想留下的諾那好馬也要了回來。這和韓大載在〈諾那金剛上師行狀〉中說巴登強劫他們的馬匹、行李、衣物等是一致的。

韓文中還提到巴頓多吉原來和紅軍的約定是「諾那將截手足，然後砍頭」，隨諾那被俘的兵員則「以機槍射死」。⁴⁷江安西的〈諾那事變記略〉也說巴頓多吉「原擬將諾那送往拉薩交西藏地方政府處理，後來又怕在押解去藏途中，被德格紅教寺廟截救，因而猶豫未決。適值一部分紅軍途經瞻堆，……遂將諾那等押交紅軍，請求從重懲辦。」⁴⁸其實重重懲處諾那，也是當時支持紅軍的康區白利寺格達活佛

⁴⁵ 洪學智，〈接應中央紅軍〉，湯少雲、蔣鳳波編《親歷長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6-129。

⁴⁶ 張漢城，《西南民族學院院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⁴⁷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18。

⁴⁸ 江安西等，〈諾那事變記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02~1950)⁴⁹的主張。⁵⁰

但洪學智願意在瞻化接下諾那，則另有其懷柔當地藏族的打算，所以沒有殺他，這點和前面何福聖所述張國燾的見解一致。據說由於當時紅四方面軍已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員會。所以洪學智就把諾那送到甘孜，建議讓諾那當革命委員會主任。⁵¹依據前面韓大載的資料，諾那與 48 位士兵等俘虜是在 4 月 16 日啓程，21 日押解到甘孜，到 5 月 6 日病發間，一直都是被拘押著，12 日就圓寂了。因此自然不可能當上那個革命委員會主任。

此外，另一個相關說法是馬麗華(1953~)，在《藏東紅山脈》一書第十三章〈嘎然喇嘛——諾那活佛傳奇〉一段，寫道：「紅軍在甘孜建立了藏區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博巴政府⁵²，據說還請諾那活佛擔任副主席。」⁵³博巴政府是在 1936 年 5 月 1 至 5 日紅四方面軍在甘孜縣城召開博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建立的。但 4 月 27 日，由於德格土司發兵營救諾那失敗，「紅軍懷疑是諾那授意，對他更加仇視。」所以博巴的會還沒開完，5 月 4 日諾那就被轉解到偵查部，環境與待遇都十

1982)，頁 75-76。

⁴⁹ 法名洛桑登真·紮巴塔耶，1902 年出生於四川甘孜縣白利土司轄區的德西底村一個貧苦農奴家庭。7 歲被選定為白利寺的第五世格達活佛，17 歲到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祖庭，拉薩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學習佛經。他虔誠苦讀，於 8 年後的 24 歲獲得格西學位。1936 在朱德力勸下出任博巴政府副主席。

⁵⁰ 據說格達活佛對朱德(1886-1976)和劉伯承(1892-1986)說：「像(諾那)他這種人，重重處罰他吧，他是一個國民黨的官員，又是一個活佛；不處罰他吧，又不足以平民憤。不過，如果單從藏傳佛教方面來說，諾那是個佛門逆子，他嚴重的違犯了教義和教規，怎樣處置他都不過分。」但這是一部歷史小說，真實性仍有待考據。見張芳輝，《格達活佛》(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2008 年 6 月 5 日流覽電子版 <http://book.kanunu.cn/html/2006/0104/3717.html>

⁵¹ 洪學智，〈接應中央紅軍〉《親歷長征》，頁 106-129。

⁵² 博巴是藏語「西藏人民」之意。博巴依得瓦共和國，是當時為共產國際支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個獨立於中國的藏族共和國。下轄道孚、泰甯、爐霍、甘孜縣、瞻化(新龍)、雅江幾個縣級博巴政府。

⁵³ 馬麗華，《藏東紅山脈》(台北：西遊記文化，2003)，頁 268。

分惡劣。⁵⁴這樣看來，紅軍請諾那擔任副主席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

諾那在甘孜一共 22 天就病死了，洪學智說諾那是因為年歲大了圓寂的，最後由諾那的徒弟海正濤(藏名貢布澤仁 1902~1946)⁵⁵親手照顧，並按照藏族宗教儀式辦理了喪事。海正濤不但知道紅軍和諾那交往的全部過程，而且回到上海後，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紅軍待諾那很好，連諾那的後事是怎麼處理，遺物和資財那裡分配多少，都說得很明白。等於是駁斥了國民黨對諾那是被紅軍殺害的指控。⁵⁶

但韓大載的〈諾那金剛上師行狀〉則對這位海正濤隻字未提。而且說他自己在諾那死後能夠平安離開紅軍佔領區的理由是，不論國民政府或康區藏族都懷疑諾那是死在紅軍手中，他的生還將可為紅軍做證，韓大載說：「人多疑師為匪所害，資證明者載。載死，無可辨白，應付康人更艱難，故決然許之。」⁵⁷所以朱德盤問了他三次，最後還是決定放行。

1936 年 8 月，西康宣慰使公署留在康定的漢文秘書陳濟博(1899~1993)⁵⁸，協助剛離開紅軍控制區的韓大載，辦理西康宣慰使公署結束事宜，不久公署藏文秘書江安西和漢文秘書陳性白⁵⁹也從巴安返回康定，當時韓大載與陳性白將諾那被劫持送交

⁵⁴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20。

⁵⁵ 當代雲南編輯委員會編，《當代雲南藏族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中說，海正濤是雲南德欽縣升平鎮人，藏族，1936 年在甘孜參加過博巴政府，抗戰期間被委任為德欽設治局獨立支隊司令，1946 年 9 月，在雲南德欽縣城升平鎮，密組中國共產黨的週邊組織——東藏人民自治同盟，準備開展武裝鬥爭，因此被暗殺遇害。

⁵⁶ 洪學智，〈接應中央紅軍〉《親歷長征》，頁 106-129。

⁵⁷ 同上著作，頁 24。

⁵⁸ 陳濟博（陳圓白之子），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碩士，後任蒙藏委員會專員、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精通英、法、日、藏文，曾赴日學密，任教於武昌佛學院。後追隨貢噶活佛（1893-1957），是其漢人弟子中，最有成就的六人之一，譯有《多羅那他佛教史》、《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輔教廣覺禪師西康貢噶呼圖克圖本傳》等。

⁵⁹ 陳性白律師是武漢軍政商學界名士，自 1918 年邀請太虛大師到武漢弘法，後轉學密法。見印順編，《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頁 100。

紅軍和被優待及病死等情形，一一向陳濟博做了說明，但遲至 1981 年 10 月，陳濟博才就記憶所及寫成〈我所知道的諾那〉一文，文中說韓大載表示諾那等，「被交送紅軍總部後，見到了紅軍領導人陳昌浩、張國燾、李富春、王維舟等，頗受優待。其中王維舟對我們特別關懷。……後來朱德來與我談話，他說：……我們現在要抗日，要與蔣委員長合作……。你回去後可告訴蔣委員長。於是就把我們宣慰署的人員都釋放了。」⁶⁰但他又說韓大載將諾那骨灰裝袋帶回時，是與諾那原身邊僱人老賀同行的。這點與韓大載自述孤身負骸，匪前後監護略有差異。

而且韓大載記述他帶著諾那骨灰，在 1936 年 5 月 22 日起程，24 日抵鑪霍，但「偽總政治部不准行，防範更嚴，載因之絕食。6 天以後，朱德問話三次，6 月 7 日才放行。」⁶¹〈諾那金剛上師行狀〉全文中，只有此處提到過朱德。加上被相關研究文獻廣泛襲用的〈團結上層宗教界人士——朱德善待諾那活佛〉一文中，只說：「朱德總司令在聽取關於諾那情況的彙報后，考慮到諾那是康地四大活佛之一，還是國民政府的欽差大臣，團結爭取這樣的上層宗教界人士，在政教合一的藏地，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於是作出了如下指示：諾那抗英，我們抗日，同屬愛國行動，要寬善對待，要團結教育。」而這些話是由「陳昌浩總政委向諾那轉達了朱總司令的指示」

諾那在紅軍手中時，紅四方面軍仍在張國燾的掌握中，這篇有關朱德的文章，看來主要是想突顯後面這段文字「諾那終於被感動，逐步消除疑慮，從幫紅軍戰士教習藏文、藏歌，講述康藏歷史故事開始，進而與紅軍推心置腹討論北上應避開藏區險隘的路線，直至向紅軍提出借兵，收復丹達山以東被達賴所佔失地。」⁶²而當代學者們的研究，如李果、喜饒尼瑪，〈諾那呼圖克圖考〉文中也說：「紅軍的寬大和優待，以及親眼所見的紅軍民族政策，使諾那呼圖克圖改變了對紅軍的態度，不

⁶⁰ 收錄於〈諾那呼圖克圖在西康〉，政協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85-86。

⁶¹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24。

⁶² 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的網站，2008 年 5 月 10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zyztb.org.cn/zytzbwz/theory/shili/weizheng/200804/t20080430_373905.htm

再仇視紅軍，而且教授紅軍指戰員學習藏語、藏文。」⁶³羅同兵，〈諾那活佛的幾個重要史實略考〉⁶⁴，以及王川，〈諾那活佛在內地的活動及對康藏关系的影響〉⁶⁵的文中都做了相似的描述。

但這些文章所引的韓大載在1936年10月所寫〈諾那金剛上師行狀〉的原文是：「21日抵甘孜後，到26日之間，匪童有求習藏文者，(諾那)授以字母，咿呀不置。」於是上面的指戰員原來只是小孩子。韓文又說諾那「自製藏歌，歌之，聲徹雲霄。叩其義，笑而不答，蓋刺匪也。間為匪說康藏故事，隱寓因果。」⁶⁶如果連自編的歌詞內容也在諷刺，所說故事還另有隱寓，不足以表達諾那的立場的話，那麼再比對一下，上面說的陳浩昌感動諾那，改變他對紅軍印象一事。韓大載所述是某一天，「陳昌浩力白紅軍不殺人、放火。諾那歷述粵、鄂、豫、皖、贛、湘、川，各地赤匪燒殺事實。並舉所識被害者姓氏，籍里，以為佐證，陳無如何也。」⁶⁷

而紅軍所謂對諾那和宗教的尊重，韓大載是這樣說的：「5月12日諾那死後，匪曰：『早死更好』，頻頻出入，難制止，歌唱、嘲笑，在在妨師自在解脫。」⁶⁸1935年在廣州親近過諾那的莫正熹(1899~1986)的〈諾那活佛〉一文中說諾那死後火化時，「來了許多共幹，站在高凳上，向人民高呼道：『你們的活佛亦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而已，你們要破除迷信啊！』」⁶⁹其實紅軍本來就是信奉無神論、視宗教為鴉片的共產黨，以破除迷信為己任，因此這些表現並不令人訝異。

⁶³ 李果、喜饒尼瑪，〈諾那呼圖克圖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卷第2期（2008.4）：18。

⁶⁴ 羅同兵，〈諾那活佛的幾個重要史實略考〉《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2期（2004）：113。

⁶⁵ 王川，〈諾那活佛在內地的活動及對康藏关系的影響〉《中國藏學》總83期（2008年第3期）：126。

⁶⁶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20。

⁶⁷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20。

⁶⁸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22。

⁶⁹ http://www.fjdh.com/Article/HTML/Article_20060324204707.html 上有這段(2006年6月15日流覽網路版)。但莫正熹被收錄在《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台北：諾那華藏精舍金剛贈經會)，2007年四版的〈諾那活佛〉一文則闕此。

結論

比對上面諸多史料後，筆者認為在諾那活佛的西康宣慰使公署擔任秘書長的韓大載，他在 1936 年 10 月發表的〈諾那金剛上師行狀〉，由於：

1. 韓大載是唯一全程陪同諾那，知識水平較高的漢人與當事人，有相當的記述與表達能力。

2. 和公署藏文秘書江安西、漢文秘書陳濟博等人於 46 年後的 1981 年才發表的諾那事變相關文獻比起來，韓文發表的時間距諾那圓寂只有幾個月，記憶應更深刻、清晰。

3. 當時韓大載仍在為國民政府服務，沒有必要為共產黨的利益而說話，因此立場客觀。

4. 當時紅四方面軍將領洪學智主要負責後方收容和籌措糧草等工作，就是他答應幫巴頓多吉接下諾那這個燙手山芋，以交換巴頓多吉協助解決了紅軍的糧草供應問題。因此他的描述應該比其他間接得知諾那情事的紅軍所說可靠。而另一位直接當事人韓大載與他的回憶不謀而合，且吻合度相當高。

至於樂觀法師的為人雖是可信賴的，但他文章的是轉述來自賀永福的二手資料。由於：

1. 賀永福是藏人，從其侍者與衛兵的身份，及諾那公署另有藏文秘書來看，其知識水平似乎有限。而且他的漢語表達能力不詳，以川康地緣關係來說，最可能操持的是四川話或四川國語，和湖北人樂觀法師交談時，雙方能否完全理解與溝通是值得懷疑的。

2. 賀永福轉述給初認識的樂觀法師知悉時，諾那已圓寂八、九年，樂觀法師發表文章時，諾那更已圓寂近四十年。

3. 樂觀法師的文章雖不是針對諾那，但從他對韓大載的批判來看，他對共產黨與密法是有特定立場的。

4. 樂觀法師轉述賀永福所說，與各方面的記載不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諾那等發生武裝衝突並俘擄他們的，根本就不是老賀口中的共產匪黨游擊隊，自然不可能有諾那在紅軍突擊中喪生且屍骨無存的結果。

因此，縱使樂觀法師的轉述為道德上的「真」，在諸多有力證據的對照下，也

不能避免在歷史上是「偽」的結果。

所以筆者推斷諾那應該就是韓大載與紅軍史料所說病死的。雖然諾那年事已高，不過他被贍化藏族俘虜，移交紅軍拘禁後，又因移監到甘孜途中長途跋涉，疲憊不堪，到達後住宿、環境衛生、飲食、醫藥不良而病情日重。因此紅軍也有一定的責任。不過紅軍當時的情況也不好，身為人犯的諾那又怎能奢求呢？

如此，本文的結論是：諾那是被康區藏族政敵所俘虜，為避免長途解送到西藏途中逃跑生變、或逕行處決受到國民政府報復，從而將他轉交給長征經過當地的紅軍，以期借刀殺人。但當時紅軍急需少數民族協助，因此民族政策相對落實，未加壓迫或殺害諾那。但在質押過程中，諾那心臟病發，因缺乏適當醫療照顧而死亡。雖然不是傳說中被紅軍擊斃慘死、屍骨無存，但紅軍當時處境艱難，事後聲稱如何優禮諾那也是言過其實。

諾那病死於紅軍拘俘中，雖然是逆來順受，但外相上畢竟不如古德坐化立亡般的祥瑞。韓大載害怕這對諾那與其法脈的神聖性有所影響，於是在火化前私下對諾那祝禱說：「師既被虜，捨命匪中，類常人。康藏僧俗，多疑為非真具行持者。內地且謂大德如是，將於紅教流傳生障礙。請示神變，廣為攝持，兼膽怯眾惑。」⁷⁰終於在茶毗時出現諸多瑞相。⁷¹確保了諾那在後世弟子心目中，做為一位實修有成行者的地位。

⁷⁰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21-22。

⁷¹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革心》第六期，頁 23。

參考文獻

- 〈諾那祖師藏漢應化簡略傳記〉，2007年10月5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nuona.com/nuona/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30
- 《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四版，台北：諾那華藏精舍金剛贈經會，2007。
- Eric J. Sharpe, *Comparative Religion: a History*, Chicago: Open Court, 1975.
- Fritz Stolz 著，根瑟·馬庫斯譯《宗教學概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
- Lea Terhune, *Karmapa: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4.
- 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站，〈團結上層宗教界人士，朱德善待諾那活佛〉，2008年5月10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zyztb.org.cn/zyztbwz/theory/shili/weizheng/200804/t20080430_373905.htm
- 王川，〈諾那活佛在內地的活動及對康藏關係的影響〉《中國藏學》總 83 期(2008年 3 期)：121~127。
- 瓦鄧布葛著，根瑟·馬庫斯譯，《宗教學入門》，台北：東大圖書，2003。
- 石世梁，〈類烏齊的祖拉康和諾那呼圖克圖〉，《香港佛教》408 期(1994.5)：29~32。
- 印順編，《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
- 吉仲·江白堅參，〈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頁 79~90。
- 向守志、李中權、王定烈、王定國、王新蘭，〈畢生奮鬥清如水 耿耿忠心照月明——回憶王維舟同志〉《人民日報》，2008年8月11日 19 版。
- 江安西等，〈諾那事變記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75~76。
- 何福聖口述，羅學蓬整理，《紅黃黑白張國燾：貼身侍衛的回憶》，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1。
- 李果、喜饒尼瑪，〈諾那呼圖克圖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 卷第 2 期(2008. 4)：15~19,65。
- 李豫川，〈藏族高僧諾那呼圖克圖〉《浙江佛教》季刊，1996 年 3 期，(杭州：浙江省佛教協會)。2008 年 6 月 24 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plm.org.hk/qikan/zjfj/1996/1996.3/199603ml.htm>
- 貝嘛把藏唵纂錄，《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語》，1980 年翻印版。

依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2001。

念楚編譯，《無死之歌——第三世蔣貢康楚仁波切紀念集》，台北：寶鬘印經會，1993。
阿旺貢噶索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注，《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俞允堯，〈藏傳活佛諾那大師傳奇〉(台灣)《中央日報》，1996年4月9日。
政協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洪學智，〈接應中央紅軍〉，湯少雲、蔣鳳波編《親歷長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106~129。

徐少凡，〈(下附徐君)諾那呼圖克圖略歷〉《海潮音》(第14卷1933年第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2~33。

徐少凡，〈西康昌都諾那呼圖克圖傳略〉，《海潮音》(第14卷1933年第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7~32。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海潮音月刊社主編，《海潮音叢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6。

秦和平、趙心愚編，《康區藏族社會珍惜資料選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頁525~526。

馬麗華，〈藏東紅山脈〉，台北：西遊記文化，2003。

張芳輝，《格達活佛》，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張漢城，《西南民族學院院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張澄基譯，《密勒日巴大師全集(傳記)》，台北：慧炬出版社，1980。

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1927~1937)》，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2008年6月17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cdds.chengdu.gov.cn/eventtemplate/EventDetail.asp?EventClassID=021302&ID=1612>

陳家璣、平措次仁主編，《西藏地方誌資料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

陳浩望、孫禮，〈諾那活佛傳奇〉，《武漢文史資料》，2000年第2期(2000)：43~44。

陳儀深，〈政權替換與佛教法師的調適——以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明真、虛雲、道安、印順為例〉《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12月。2008年10月1日

- 流覽電子版 <http://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NX012/nx071842.htm>
- 陳慶英，《元朝帝師八思巴》，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 馮有志，《西康拾遺》，甘孜：甘孜州政協文史編印室，1988。
- 黃英傑，〈上師生命的聖與俗——民初諾那呼圖克圖生平研究〉，(2008年11月10日，台灣師範大學)「第五屆台灣密宗國際學術研討會——顯密道生命倫理研討會」。
- 黃英傑，〈上師生命的聖與俗——諾那活佛轉世身份初探〉《輔仁宗教研究》19期(2009.10)：167~200。
- 黃英傑，《民國密宗年鑑》，台北：全佛出版社，1992。
- 黃英傑，〈從陳健民的師承法系管窺二十世紀的漢藏佛教交流〉，(2004年12月12日，台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陳健民上師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
- 黃英傑譯，《大手印教言——催動空行心弦》，台北：全佛出版社，1992。
- 當代雲南編輯委員會編，《當代雲南藏族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
-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藏》卷24，經號1451。
- 劉文輝，〈新西康建設十講〉，趙心愚、秦和平、王川編《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下)，成都：巴蜀書社，2006。
- 劉統著，《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
2008年6月10日流覽電子版 <http://book.263.com/20041011/00436636.html>
- 鄧述祐，〈藏傳佛教諾那漢地傳承記〉，2008年5月12日流覽電子版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4gRAHh7HKr0J:wisdombox.org/Nuna_Histo_t.pdf+%E8%AB%BE%E9%82%A3%E5%91%BC%E5%9C%96%E5%85%8B%E5%9C%96&hl=zh-TW&ct=clnk&cd=38&gl=tw
- 諾那呼圖克圖，《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台北：諾那華藏精舍，2007。
- 諾那精舍編輯組整理，〈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年譜〉《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台北：諾那華藏精舍，2007。
- 諾那精舍編輯組整理，〈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年譜〉《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四版，台北：諾那華藏精舍，2007，頁81~102。
- 韓大載，〈諾那金剛上師行狀〉《康藏前鋒》4卷1、2期合刊(三周年紀念刊)，(1936.9~10)。此處頁碼係依台灣《革心》雜誌，第6期，頁8~26。
- 韓大載注撰，〈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鉛印本，1937年。
- 韓同，《民國六十年來之密宗》，台北：蓮花精舍，1972。

202《輔仁宗教研究》第二十一期（2010年秋）

羅同兵，〈諾那活佛的幾個重要史實略考〉，《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2期(2004)：109~114。

羅傑等撰，《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密咒及傳授二十一度母大法、佛學問答開示語錄》，南京：仁德印刷所，1934。

釋聖嚴，〈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台北：大乘文化，1980，頁151~176。

釋樂觀，〈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香港佛教雜誌》72期(1996)。

釋樂觀，〈醉心「雙身法」的韓菩薩〉《海潮音》卷55，(1974.11)：21~23。

釋樂觀，〈護國衛教言論集〉(上下)，香港：香港佛教，1962。

釋樂觀，《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台北：常樂寺，1978。

闕正宗，〈戰後台灣佛教史料的查找與運用〉《佛教圖書館館訊》39期(2004.9)。2007年3月21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39/39-main2.htm>

初稿收件：2009年04月15日

初審通過：2010年06月22日

二稿收件：2010年07月14日

二審通過：2010年07月21日

作者簡介

作者：黃英傑 (Huang Ying-Chieh)

職稱：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華梵大學佛學博士

E-mail：rinpoche@cc.hfu.edu.tw

An Early 20th Century Buddhist Myth: The Death of Nora Rinpoche

HUANG Ying-Chieh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Hua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yth about the death of Nora Rinpoche,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riving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Han are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whose life is often narrated through a succession of miraculous stories. Based on my previous work entitled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of a Lama's Life - An Analysis of the Reincarnation Identity of Nora Rinpoche', which examines the 'myth' about Nora Rinpoche's being recognized as a reincarnated tulku and 'Khutughtu',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reconstruct the most likely condition in which Nora Rinpoche met his ultimate end and refl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 master's life, and the rational aspect of the Buddhist belief itself. By investigating rumors about the master's deat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ora Rinpoche was first captured by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Kham, who, in order to avoid his escape and the revenge of the KMT, handed the master over to the Communist 'Red Army' in the hope that the master would be killed through the Communists' hands. Nevertheless, the Red Army, then passing by Kham on their Long March, was in need of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of Khampa and thus adopted a rather neutral attitude towards Nora Rinpoche. However, during his detention, Nora Rinpoche had a serious heart attack and eventually di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 Nora Rinpoche was not, as rumors might have had it, tortured to death by the Red Army, however, nor did the latter treat the master with great favor as they have claimed.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m, Nyingmapa, Taklung Kagyu, Nora Rinpoche, Nora
Khutughtu